

一丛野葱香

□马晓燕

周末，与家人去成都郊区的大邑雁鹅村游玩，原本是为欣赏一坡清雅温润的青梅花。未料，却与一片散漫生长的、蓬蓬勃然的野葱撞个满怀，那鲜亮的、带着泥土气的绿，霎时就把人的眼睛和心都占满了。于是看花倒成了顺便的事，我们像得了宝似的，一心扑在挖野葱上。

抵达雁鹅村时，已是上午10点过，村民家家户户的院坝里停满了车。村公路边一字摆开村民自制的吃食——烤红薯、煮玉米、米糕、凉粉、凉面、现榨橙汁，食物的香气混在空气中，又被山风裹挟着，酿成了冬日里最令人心安的人间烟火味。我们买了些揣进背包，随后便顺着七弯八拐的乡间路往山上走。两旁青梅开得正酣，粉白浅红，浮在枝头。游人都忙着拍照，我们也不例外。

女儿指着一处坡势有些陡峭的小径说：“从这里上山更近些。”我们于是舍了大路，抄近道往上攀。翻过山坡，眼前豁然一亮。抬眼望去，整片山谷都是青梅花的海洋，深深浅浅的红白顺着山势流淌，美得让人窒息。但要到达那片花海，还得走上一个多时辰。

许是走得急，又是上坡，我的后背沁出了细汗。此时，感觉身体无比通透舒展。山道的拐弯处，女儿又选了更陡的坡往上探。我们借助登山

杖努力向上攀，忽听前面有人轻呼：“快来看，好多野葱！”我们停下脚步，视线朝花海两边的斜坡看去，目之所及处，青梅树下、土坎旁、斜坡处，一丛丛嫩生生的绿意随意蔓延。若是不留心，几乎要当作寻常野草。我们的心思瞬间转移至那东一丛西一簇的绿意里。

我蹲下身，轻轻拨开杂乱的枯草，一簇野葱呈现在眼前。手指触到泥土，握住根部，使劲一提。未想，竟把葱叶和泥土中的葱白扯得分了家。不觉为自己的心急和鲁莽哑然失笑。索性找了根结实的树枝，顺着野葱的根部小心地往下刨，待露出葱白，再轻轻往上提，一整株野葱就连根带叶地出来了，沾着新鲜的泥土，生机勃勃的。凑近鼻尖，那股子熟悉的、略带着辛辣的香气，瞬间钻进鼻腔，久违的味道在心底漫延开来，是记忆里的味道。仿佛回到小时候在川北乡下挖野葱的岁月。

故乡的春天，是从野葱冒出田野开始的。天气一转暖，挖野葱的大人孩子便成了村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天刚亮，母亲叫醒我和姐姐，递给我们小铲子与竹篮：“走，挖野葱去。”我们睡眼朦胧跟着母亲出了门。母亲知道哪片坡地的野葱最肥壮。她蹲在那儿，动作快且轻，不一

会儿，背篓便装满了湿润清新的绿。贪玩的我，竹篮里往往只孤零零地躺着几株野葱。

回到家，母亲能用野葱做出各种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，野葱饼、野葱炒鸡蛋、凉拌野葱、野葱咸菜、野葱拌豆腐等。我最爱吃母亲做的野葱饼。母亲把野葱洗净切碎，与面粉、适量的水和盐混合在一起，搅成面糊状。锅中放少许猪油，母亲舀一勺面糊倒入锅中，轻轻转动铁锅，让面糊均匀地摊开，煎至两面金黄。整个灶房都弥漫着野葱的清香。我时常守在锅边，瞅准时机，飞快地从锅中抓起一张微黄的野葱饼跑出厨房，烫得左手换右手，母亲在灶房笑骂：“你个小馋猫，慢点，莫烫到了啊！”那酥脆的外皮、柔软的内里，和着浓郁的香味，是整个春天最踏实的滋味。

背包里的塑料袋，不知何时已装得满满当当，散发出浓烈而亲切的气息。此时，我的心里早已被一种简单的、饱满的喜悦填满。

不远处的青梅花海绚烂如霞，游人在花下穿梭留影。

归途中，女儿忽然说：“妈，我们晚上也烙野葱饼吧。”我点点头。

这偶然的，与一片野葱的相遇，竟找回了比花事更贴近大地的，最明亮、最朴实的欢欣。

天井时光

□张宏宇

祖母的天井里有一口老缸。

那缸是青灰色的，粗陶质地，边缘磨得发亮，像涂了一层油。它静静地蹲在天井的东南角，接了几十年的雨水。小时候，我总爱趴在缸沿上看水里游动的小红鱼，它们时而聚拢，时而散开，像一团忽明忽暗的火苗。

天井不大，四四方方的，三面是屋子，一面是围墙。墙根下种着几株月季，花开时，红得耀眼，香气却很淡，要凑得很近才能闻到。祖母说：“这些花是我嫁过来那年亲手栽下的，算起来比你父亲的年纪还要大。”

清晨的天井最是好看。阳光斜斜地切进来，先照亮西墙上的爬山虎，那些心形的叶子便一下子透明起来，能看见里面细细的脉络。光慢慢往下爬，爬到缸沿上，水里的鱼就醒了，开始上下游动。这时候，祖母通常会拎着小竹椅出来，坐在天井中央梳头。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，但很长，解开辫子能垂到腰间。她梳头时很专注，眼睛望着远处，梳子从发间穿过，发出细微的“沙沙”声。

我最喜欢下雨天待在天井里。雨点从四方的屋檐滴落，开始是零星几点，慢慢连成细线，最后织成一道水帘。缸里的水位渐渐升高，鱼儿游得更加欢快。我蹲在屋檐下，数着雨滴在水面绽开的涟漪，一朵、两朵……数着数着就乱了，但心里却出奇地宁静。雨下大时，祖母总会唤我进屋，可我总要磨蹭到最后一刻，直到衣服被雨水打湿才肯进去。

夏夜的天井是我们最爱的去处。晚饭后，大人们总会把竹床搬到院子里纳凉。我和堂兄妹们并排躺在竹床上，仰望着满天繁星，争论着哪颗是牛郎星，哪颗是织女星。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，祖母不紧不慢地摇着蒲扇，为我们驱赶蚊虫。有时半夜醒来，会发现身上不知何时多了条薄毯，而祖母依然坐在床边，手中的蒲扇还在轻轻摆动，只是动作越来越慢，眼看就要停下，却又突然动一下。

鱼缸里的鱼换了一拨又一拨，我也慢慢长大了。后来我去外地读书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每次回来，总觉得天井似乎变小了，鱼缸也显得比记忆中矮了许多。祖母的背越来越驼，梳头时把手臂举到头顶都很吃力。她还是习惯每天清晨坐在天井里梳头，只是梳头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有时梳着梳着就停下来，望着鱼缸里的鱼出神。

最后一次见到天井，是在祖母的葬礼之后。老屋要拆了，我回去收拾东西。天井里积了厚厚一层落叶，缸里的水已经干涸，只剩下几片枯叶和一层灰绿色的苔藓。我蹲下来，用手指摸了摸缸壁，凉凉的，粗糙的触感依然熟悉。忽然想起小时候，有一次我发高烧，祖母就在这天井里，用缸中的水为我擦身子。她说，天井接的雨水最干净，能带走病气。

如今，老屋早已不复存在，原地拔地而起的是崭新的高楼。然而我时常梦见那个小小的天井，梦见阳光穿过爬山虎的缝隙，在水缸上投下班驳的光影，梦见祖母梳头时微微佝偻的背影。每次醒来，耳边似乎还回荡着雨滴敲打水面的声音，那么真切，又那么缥缈。

天井消失了，我的童年也如同那一缸雨水，在不知不觉间悄然蒸发。

腊月的空气是甜的

□尹小英

甜，甜得有些霸道，却成了送别旧岁最郑重的仪式。

转过街角，甜味又变了调子。谁家的厨房窗户敞着，白蒙蒙的蒸汽涌出来，带着米糕那种厚实温润的甜。定然是糯米粉混着红豆沙，或许还撒了桂花。这香气是向下沉的，沉甸甸的。我恍若看见笼屉揭开时，那一个个饱满的、笑开了花的枣糕，热气腾腾地宣告着“年年高”的朴素愿望。这甜，扎实、温润，带着沉甸甸的期盼。

再往前走，炒货铺的机器哗哗地响着，甜味变得愈发纷繁起来，有糖炒栗子的焦甜、花生瓜子的干香。干货摊前，主妇们仔细挑着蜜枣和桂圆，那郑重的神情，恰似在打点一份送给岁月的精致礼物。那些经过阳光和糖分腌渍的果实，连皱褶里都锁着浓缩的甜意。这些香气不再飘在空中，转而附着在年货上、在人们提着的大包小包上，跟着回家的脚步，渗进千家万户的门缝里。

当暮色四合，万家灯火次第亮起，灶糖的脆甜，米糕的糯甜，炒货的焦甜，所有的甜一并在空气里融化，调和成一种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暖意。它包裹着晚归的人，安慰着等待的心，仿佛整个腊月，就是一个巨大的、正在文火慢炖的糖罐，要将一整年的风雨与奔波，悉数熬煮成这一口回甘。我终于明白，腊月的空气为何是甜的了。

深吸一口这甜丝丝的空气，顿觉凛冽的冬日，也变得可以忍受，甚至可爱起来。这腊月独有的甜，宛若一道无形的帷幕，把人世最暖的念想一一护在里面，悠悠长长，一直绵延到新岁的开端。

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（含游记）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信箱：
huaxifukan@qq.com

生活服务广告 028-86969860 律师提醒：本刊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，所有信息均为所刊登者自行提供，客户交易前请查验相关证明文件和手续。

收费标准：70元/版面，每版13个字。

公 告

年产1.7亿电子级玻璃纤维纱及布技术升级扩能改造项目相关人员：

我公司在青白江区大同镇同心大道1000号修建的“年产1.7亿电子级玻璃纤维纱及布技术升级扩能改造项目（二期）：原料系统B（磨配料车间）、TCD-2制品联合车间、危品库房、污水处理站、废气处理站及地下建筑”项目已建设竣工，现已进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，公示内容张贴于成都市

青白江区大同镇同心大道1000号大门处，公示时间为2026年1月29日至2026年2月4日。各位相关人员对项目建设有异议，请以书面形式向成都市青白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（华金大道二段527号）反映，我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特此公告
台嘉成都玻纤有限公司
2026年1月29日

■成都万财悦建材有限公司公章（编号：5101135207672）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■成都好忠天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（编号：5101075156071）不慎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■青白江广鼎阁建材经营部持有公章编号5101135120887遗失作废

■遗失声明：唐睿宸于2026年01月25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，证号：510502199710310419，现声明作废。

■四川咏泰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（印章编码：5101055437798）遗失，声明作废。